

# 五月之夜

Par une nuit où la  
lune ne s'est pas levée

戴思杰 著

余中先 译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 五月之夜

Par une nuit où la  
lune ne s'est pas levée

戴思杰 著

余中先 译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月之夜/戴思杰著;余中先译.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1.5

ISBN 978-7-5302-1125-0

I. ①无… II. ①戴… ②余…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82710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08-0394

©Daisijie & editions GALLIMARD, Paris, 2007.

©2011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出版权归北京出版社所有

**无月之夜**

WU YUE ZHI YE

戴思杰 著

余中先 译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120

网址:www.bph.com.cn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印刷

\*

880×1230 32开本 7.5印张 172千字

2011年11月第1版 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02-1125-0

定价:25.00元

质量监督电话:010-58572393

# | 目 | 录 |

第一部	<b>中国</b> (1978-1979)	001
第二部	<b>游荡</b> (1979-1990)	149
尾 声	<b>北京</b> (1990年10月)	211

五月之夜

第二部

中国

1978-1979



## 1

我们还是把它叫做残经吧，用一种已经消亡的语言写在一幅绸卷上的这一小段文字，充当了一次突发的疯狂的牺牲品，它被撕成两半，并不是被人的手，也不是被一把剪刀，而是被一位暴怒的皇帝的牙齿。

我与唐力教授的偶然认识，应该在1978年的7月中旬，在北京饭店的一个会议室。这次邂逅，以及他为我揭示的那一件稀世珍宝，至今还在闪耀着光芒，就像一道光线，射进了我对中国的记忆这个模模糊糊、迷迷瞪瞪的迷宫中。

当时，我生平第一次作为翻译，参加了由好莱坞某制片公司组织的一个咨询会，就《末代皇帝》剧本的一些问题听取专家意见。众所周知，这部电影后来成了经典大片，一举夺得十来项奥斯卡奖，并创造了票房收入的纪录。我当时在北京大学读书，作为中文系的留学生，征得校方同意后，我带上头一天特地新买的一个笔记本，匆匆赶往北京饭店。

好一个炎热的下午，整个城市活像一个大蒸笼，蒸笼底下烧着火。沥青路面上升腾起一丝丝热浪，形成蓝色的旋涡，我的自行

车轮胎陷入了因受热而软得黏糊糊的沥青中，发出一阵阵痛苦的呻吟，真是活见鬼了。

这家九层楼高的饭店是当年城里唯一的摩天大楼。饭店门口，笼罩着一种热烈的气氛。玻璃转门那里被一群吵吵闹闹的人占据着，他们有多少人，我可说不出来，五十人，一百人，兴许二百人。从南腔北调的口音听来，他们来自中国各地，五湖四海。一些家长拎着食品袋，而孩子们则背着一个小提琴盒子，尽管天气炎热，却都穿着西服上装，白衬衫扣子扣得严严实实，还佩戴着蝴蝶结或领带，可是看模样，他们中有的人才六七岁大。只要有一个孩子在他父亲或母亲的陪同下，露面于大厅中，马上就会引起一阵骚动；其他人急忙朝他们迎去，迫不及待地围住他们，向他们提出连珠炮式的问题，满脸疑惑地跟他们讨论……简直就像一大群挤在某个大使馆门前的忧心忡忡的难民。过了好一会儿，我才算弄明白了，原来每个孩子都等待着一次面试，当着耶胡迪·梅纽因的面单独演奏。这位大师每年要来一趟中国，作一次艺术和慈善之旅，同时也不失时机地开展一场小小的个人广告的运动：发现一两个少年音乐天才，一个新的中国的莫扎特。这对那些学小提琴的孩子，实在是一个天赐良机，他们可是做梦都想去美国，到那里大师亲自主持的一所音乐学校就读。

会议室在九层，但是电梯出了故障。徒步上楼对我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尤其是因为，有一大帮小提琴手也麇集在楼梯中，有的坐着，有的躺着，各自占据着阶梯、走廊、窗框。我好不容易爬上了九层，已经累得疲惫不堪，好歹钻进了会议室。巧的是，隔壁正好就是那帮未来音乐家一展身手的试听室，房门紧闭着。

我应邀加入一个小组，组内有那位意大利裔美国导演的一个代表，有制片方的一个女助手，另一个男译员，外加十来个中国的著



名历史学家。大家围坐在一张长方形桌子旁，桌上铺着白布，上面错落有致地摆放着瓶装的可口可乐、茶杯、烟灰缸、插有塑料花和绢花的花瓶。在这些物件的中央，摆着一个专业用录音机，块头很大，结结实实。墙上挂着一幅末代皇帝溥仪的黑白大照片，是1920年一个严冬日子里在紫禁城里拍的，但见他身穿西装，戴一副无框的圆玻璃片眼镜，表情呆滞，目光阴郁。

在场者互作自我介绍，彼此握手，我则用一种带有浓重法国腔的英语，把他们说的汉语犹犹豫豫地翻译过去，而另一位译员也比我轻松不了多少，把英语译成汉语；既定的会议流程全都得到严格遵守。我注意到，有一个六十来岁的中国人显得跟他的同胞特别不同，别人清一色地穿着短袖衬衣，而他却穿着传统的中式上装，那是一件藏青色缎子长褂，扣子都在一侧，长褂一直拖到脚面，在这样热的天气中，赋予了他一种略微有些荒诞却又不无感人的特点。只有他一个人以鞠躬来向与会的主宾致意，却又不露一丝谄媚，不时地，他会以一种极其缓慢的动作，抬起他那只优雅的手，抚拂一下白色的长髯。天花板上吊下来一个很大的电风扇，电扇的风吹得他那一把长髯微微飘动。时间似乎在他身上停止了流动，他独自一人就体现了整整一个时代，他自成另一个宇宙。当他念出自己的姓名时，我被那两个如此简单而又如此熟悉的汉字所震撼，他似乎唤醒了记忆中什么……我一面紧紧盯着他的脸，一面苦苦地寻找着，寻找着，但我什么都没想起来。我的记忆本来就藏在我的脑海深底，又因我第一次缺乏职业经验的怯场而变得更为模糊。当我翻译出他的中国同事给他起的外号——“紫禁城活字典”，导演的代表禁不住笑出声来，并恩赐似的答应雇佣这位“先生”演个普通群众，甚至还可能演个小角色什么的。其他中国人哈哈大笑起来，但他没有笑。这时候，我听到了一阵蚊子的嗡嗡声，只见一束束把室内照

得东一块亮西一块暗的灯光中，有蚊子在电风扇吹出的人工之风中乱飞一气。一段小提琴奏出的旋律，从墙的另一边传过来，那是一段门德尔松的奏鸣曲或协奏曲，柔和，稍稍有些矫饰，充当了我们这次会议的背景音乐。

两三个小时过去后，我才有空把目光再一次转向那位穿传统长袍的男子。开会期间，他一直缄口无语，现在会已经开得差不多了，宾主们纷纷不耐烦地抬起胳膊看表，这时，他突然开口发言了，嗓音有些嘶哑，仿佛嗓子眼里堵了什么东西。

“诸位如若还能给几分钟时间，鄙人真的还想说几句，就澄清事实真相的问题，谈一谈本人的看法。”

就在这一秒钟里，在我翻译他讲话的同时，我想起了他的姓名带给我的提醒。他是……但就在这一刻，一只大蚊子停到了导演代表那亮光光的脑门上，转移了我的注意力；我瞧着它起飞，旋转，又返回，精确无误地落在了他的鼻子尖上，那里兴许不像脑门那样油亮。我刚刚读过中译本的一位俄罗斯诗人的诗句浮现在了我的脑海中：“蚊子心旷神怡地鼓起了一个红宝石般的小肚子。”眼前的情景恰好如此。至于这位中国老人究竟是何许人，我那刚刚有些醒悟的意识突然之间又熄灭了。

“诸位英明的同事，我恳请你们，”老人接着说，“通过你们的干预，或者通过你们的目光所始终凝视的这台录音机，向导演和他的编剧们传达我的希望，请他们放弃这一剧本，至少不要采用这一版本，把它扔到北京饭店的一个废纸篓里，要知道，尽管这家饭店外表华丽，颇具魅力，其地下却生活着数量众多的东奔西窜的鼠类，就像拉封丹所称呼的那样，我希望它们会把它吞噬，一页又一页，一个词又一个词。这个剧本根本没有表现出溥仪的真正性格，实际上，你们的剧本依据的那部传记实在太虚假了，而他本人，跟

那部传记上说的正好相反，他是一个病理学症状十分复杂的人，我一点儿都不是在影射他的同性恋，因为他之前的另一些皇帝也曾有相同的倾向。问题并不在此，问题在于他残酷的虐待狂倾向，他经常的谵妄发作，不仅难以预料，而且无法控制，这是一种精神分裂症，我是就这一词严格的医学意义上说的。”

全场一片寂静，人们能隐约分辨出从墙那边传来的贝多芬某首协奏曲的一段快板，然后，响起了一记脆生生的耳光，那是导演代表自己打了自己一巴掌。那只蚊子，我再也没有看见它飞舞，想来应该是逃过了这一劫，不知飞到哪里去了吧。

“找死呢！”

随着这一声恶狠狠的叫骂，那男人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双手一拍，拍死了那只可怜的昆虫，把它黏乎乎、血糊糊的尸体扔进了一只烟灰缸里，并用香烟头把它烧焦。

“这臭蚊子，它来这里干吗呢？”他说，“它也想来拍电影吗？”

他哈哈大笑起来，并马上宣布，会议就此结束。出门前，他转身朝我说：

“你对那位老先生说，他说的当然是实情，但是，历史的真相太阴暗了，太负面了，不太适合西方观众，它不能给电影提供任何价值，它不会让任何人感兴趣，更不会让一个全球闻名的大导演感兴趣，而他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奥斯卡奖。”

说完，他扭头就走。当我在那里绞尽脑汁地寻找一些不那么咄咄逼人的词语，婉转地翻译这番话的时候，“紫禁城活字典”瞪圆了眼睛，死死地盯住我，愤怒使得他光滑的胡子和苍白的头发几乎要倒竖起来。

只是当他穿蓝长褂的身影蹒跚着消失在门后时，只是在我轻松地合上了我那涂得乱糟糟的笔记本之后，刚才苦思冥想却怎么也想

不起来的那个姓名才回到了我的脑子中。唐力，当然就是他啦！《慈禧秘传》的作者。我腾地站起身，赶到门口，冲向走廊，撞上了一个人，连滚带爬地冲下挤满了未来莫扎特们的楼梯，我在他们中间冲出一条“之”字形的道路，飞奔下楼。因等待和焦虑而精神绷得极度紧张的人群又一次骚动起来，仿佛迎来了一个传报喜讯的使者。我急匆匆的神色，我做翻译用的小笔记本，还有我西方人的外表……这些本来无关紧要的细节足以刺激人们的神经，掀起人们激动的浪潮，他们竟跟随我而行，一直随我来到楼下，有关挑选小提琴之王的种种问题、种种恳求、种种担忧连连向我袭来，原来他们把我当做了在幕后操纵封闭测试的权力无边的助理。我连连解释，我不是他们要找的人，一边解释，一边还不停地发誓，以电影的名义起誓，我甚至还说出了另一个艺术之王的名字，电影之王，但这一切根本不管用，年轻艺术家的父母们说什么也不信我的话，仍然热情不减地紧随着我。鬼知道是怎么回事，一个年约三十来岁的母亲，驼着背，烫了头发，满脸是汗，撩起了她那条廉价的裙子，拉着儿子的胳膊，冲到了我身后，活像一个意志坚定的掠夺者，以一个勇敢战士的冲锋架势奔下楼梯，寸步不离地贴在我后面，她的秃顶丈夫也紧跟其后。但是，可能在一个阶梯上绊了一下，她的食品袋掉了，几个铁皮罐头跌了出来，还有一些三明治、水瓶子，最后是一个红苹果，从阶梯上骨碌骨碌滚下，一直滚到过道上。

外面，天色已黑。我只得把自行车留在停车处，像玩杂技似的穿越密集的车流，不过那不是汽车之流，因为那时候汽车还是罕见物，而是汹涌向前的自行车洪流，我要穿越这条林荫大道，去追赶那位正在等车的穿蓝长褂的老人。这条林荫大道是全中国最宽的大街，建造于20世纪50年代的大跃进岁月，模仿的是莫斯科的红场。还算及时，要是再慢两秒钟，我可能就错过了这趟车。司机已

经将车启动，但是，当我看到那父子俩气喘吁吁地赶到车前时，我的轻松心情又离我飞逝而去，那小孩子肩上也背着小提琴盒，而年轻的母亲却没赶到。我急步冲到车门前，车门在那个父亲雷电般的敲击下震得直颤，最终还是打开了。我又一次经历了严峻的考验——我向他们解释我到底是什么人，那位老历史学家也过来帮忙，为我做证明，他的敌意似乎也在这条林荫大道上烟消云散。这条灰蒙蒙的大道，以它一年一度的阅兵仪式，还有几十万群众的大游行而举世闻名。那个当爹的，被梅纽因、贝尔托卢齐、溥仪……这些名字弄得茫然不知所措，终于放弃了他的赌局。一群小学生推推搡搡地拥向车门，把他和他的儿子一齐卷走了。

给我深刻印象的，倒还不是这位老历史学家凝定不动的、几乎睁圆了的眼睛，而是他的嗓音，它震响在我的耳畔，并钻入我的心中，那是一种细小的嗓音，颤巍巍的，略略嘶哑，带了一种温柔，大部分时间里被车的噪音所吞没，另外，当一种隐约的忧伤或愤怒将他裹挟时，他使劲清嗓子的方式也给了我深刻印象。他跟其他乘客一起并排而立，双手紧紧抓住皮带扶手，车子的每次拐弯都几乎害得他摔倒，但他对那些拐弯只字不提，他也不看我，只管继续讲着关于溥仪的事，就从他下午被打断的地方接着说下去，仿佛这期间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而会议就在这灰尘蓬蓬的电车中很自然地继续开下去了。

“据历史记载，两个小儿皇帝，光绪和溥仪，都是由他们的姑母慈禧太后提名登上皇位的，他们虽前后相距有三十多年，却一样遭受到同一种神秘麻烦的打击，我说的是性无能，这便让任何延续龙脉的希望落了空。溥仪的病症更加要命，因为，假如人们想到他末代皇帝的身份，这一现象便超越了他的个人命运，而具有了一种几乎形而上的含义。他童年期间就已经很神经质，而他的脆弱，也

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越来越严重，因为他平日里大量地服用各种西药中药，做各种各样的治疗，过量注射，频频祈祷，请神驱魔，用香料熏蒸，服用从海洋里游的、陆地上跑的、空中飞的各种动物睾丸中提取的春药，其中最著名的无疑要算来自西藏的‘虫草’了，然而，这种闻名遐迩的特效药的大量服用，也未能解救皇上的龙根于慵懒的迟钝，情况反而更糟，它让皇帝沉湎于一种极端恐慌的状态，还造成了他好几次发作。发作期间，他觉得自己成了一些小虫子的俘虏，那些虫子麇集在他的胃里，侵入了他的脾肝，爬上了他的心脏、脑子。他一会儿说，它们是长着珠灰色毛毛的小虫，正在啃咬他，吞噬他，在他的体内交配，直至死去；一会儿又说它们是顶头尖尖的竹笋，他似乎看到了绿色的微光在闪耀，从他体内各部分冒出来，那身体本身却在慢慢冷却，冷却，冷却，就像血战过后的一片沙场，就像一座正在漂浮中的冰山。于是，他便忘寝废食、心无旁骛地投身于书法中。

“书法在当时是一种真正的艺术，而且至今依然还是。他开始从早到晚临摹另一位皇帝宋徽宗的作品，宋徽宗是一位天才的艺术家，同时却是一个昏庸的治国者。他本人也经历过很长一段无子嗣的岁月，经过艰苦卓绝的一段磨砺历程，直到很晚才有了第一个皇子的诞生，那是在他听从了一个算命先生的建议，在京城之北堆起了一座人工山之后，才终于老来得子的。在他统治的末期，整个国家国库亏空，民不聊生，连吃败仗。当‘北方夷族’金国人向他的京城进发时，他又在另一个算命先生的建议下，下令大开各道城门，以为会有天兵天将来救助他。他也跟后来的溥仪一样，身为俘虏，在北方僻静的大漠之中苦度余生，离他做梦都想回来看一眼的宫殿足足有八千里之遥。

“由于他很少有作品留传后世，故而，他书写的每一幅字，哪

怕只是断筒残笺，也都价值连城；它们在皇家的收藏品中具有头等的重要性。而溥仪，作为皇室唯一的继承人，不仅可以自由自在地欣赏它们，而且还能临摹，他自然是再高兴不过了。他在书桌上摊开一幅书法杰作，字幅经常书写在一种宣纸上，而这纸通常要涂上一层某种植物煎熬而得的浆汁，颜色变黄，这样处理后的纸就不会遭各种虫子的蛀蚀，这类纸仅仅用来抄写佛经典籍，随着年代推移，会呈现出一种漂亮的热灰色的油光。溥仪在书法杰作上覆盖一张极细的半透明纸，上面覆有薄薄的一层蜡，有助于临摹工作的完美进行。

“他让人制作了一些很像他的前人宋徽宗使用的毛笔，一丛毛毛紧紧围绕着中央尖头的长长狼毫，它因坚韧而闻名，要掌握它则需要多年的刻苦练习，但它也提供了一种塑性的抵抗力，能赋予笔画以一种锋利之力，能在细微的差异中转达出书法家的鲜明个性。紫禁城里，如今还有溥仪以前使用过的狼毫笔的一个笔冢；为每一支笔，都修了一个小小的棺木，立有一块碑，上面有皇帝本人撰写的一篇铭文，写明制笔者的姓名，开笔的日期，最终封笔的日期，等等。

“在他每日必临一帖字的长年岁月中，溥仪总感觉到，中国书法的巨人在引导着他的手，传授给了他每一笔、每一画、每一个字中存在的书法秘诀；假如多年后宫廷御医开列的诊断书可信的话，这种活动在临摹者和被临摹者之间，创造了一种催眠的、情感的、爱情的关系，在他身上催生出了由‘个性转移’这一奇怪说法所表明的自我毁灭的形式。由此，年轻的皇帝总感觉到，自己渐渐地滑入了另一个被囚禁的专制君主的皮肤底下；当他把毛笔浸到墨汁中时，毛团便膨胀起来，饱吸了墨汁，精确得跟宋徽宗所做的一模一样。这时，溥仪便置身在了八百年前的一个囚徒营中，瞧着漫天飞

雪落下，覆盖了看守和囚徒的帐篷，覆盖了远处的满山遍野。他屏住气息，聚精会神，他的手施展出一种微妙的压力，汇集了宋徽宗书法风格的全部细腻和全部优雅。在这一压力下，饱含的墨汁从狼毫的尖头溢出，流到纸上。或者不如说，那是溥仪的个性从中溢出，或者就像他经常说的那样，是宋徽宗的个性流溢了出来。

“渐渐地，在他眼中，一道道墨汁，便跟尿液的痕迹混在了一起，那尿液，就在一个暴风雪之夜，在宋徽宗的帐篷内一层厚厚的积雪中，挖出了它的裂层。这个不幸的俘虏，受一种前列腺病的折磨，深更半夜从床上爬起，却根本来不及跑到外面的茅坑中。临摹时，溥仪有时会洒下了大把大把的眼泪，眼泪淌在用来临摹的上了蜡的纸上，时至今日，我们还能在收藏于东京博物馆的一幅宋徽宗的作品中，在黄色的宣纸上，看到这些眼泪的痕迹。当他无法控制一个基本动作时，他便会神经质地发作。这个握笔动作并非宋徽宗专有，而是其他书法大师共有的，它要求写字者在泼墨挥毫时始终悬着腕，无论是手，还是胳膊肘，都不能靠在桌子上，在整个胳膊的这种悬空姿势中，书法家要自由地调整他的笔尖施加在纸上的压力，以求胳膊和手的运动真正做到自由腾挪，创造出张弛有度、伸屈自如的节奏感。

“溥仪的手腕一抬到空中，便不再听使唤，如一片树叶那样瑟瑟发抖，这就惹得他一时间里怒不可遏，暴跳如雷，由于他生理本能反常，他恢复镇静的唯一办法，便是享受他人的痛苦：他用戴了手套的手，去扇在场的太监的耳光，或者打他们的脑瓜，以种种随感而生的虐待方式，种种可怕的折磨手段，求得一种快感，因为只有听到太监们的哭泣、叫喊、求饶，他的心里才会好受一些。

“1924年11月初的一天，溥仪从他金碧辉煌的牢狱中被放出来。清帝国崩溃后的十三年里，他一直被囚禁在这监狱一般的紫禁



城中，由新生的国民政府的军人看守着。不久前，他刚刚犯过一种癫痫病，这让他陷入在一种深度的麻木中，完全一副生不如死的样子。后来，他到北京东南方不远的天津日租界居住。他在床上一连躺了好几个星期，直到一支长达两公里的队伍来到他跟前，他的脸上才又露出一丝微笑，那些肩膀上磨破了皮的脚夫，为他运来了许多沉甸甸的大箱子。箱子一共有三千个，全都装满了其祖上珍藏多年的珍稀宝贝，但是，在他看来，这些满载镇国之宝的箱子中，最珍贵的还不是那些雨滴般的珍珠、流水般的宝石、急流般的玉器、细瓷陶器、青铜器皿、雕刻绘画等等，而是装有宋徽宗书法作品的那个箱子。病体稍稍有所恢复，他便又一头扎进了书法大师的作品之中，不过，这一次，他临摹的却是宋徽宗的绘画。在绘画领域中，宋徽宗同样把他的技艺发挥得淋漓尽致，兴许比书法艺术还更胜一筹，他在中国绘画史中的地位，堪比莫迪利亚尼和德加在西方。

“人们实在无法绝对无疑地说清楚，他的恢复健康究竟依靠了什么——靠了对宋徽宗绘画的钻研，还是靠了那个在其日常生活中须臾不可缺少的名叫山田的日本相扑手，靠了山田那巨大的身躯？山田的体形很是滑稽，相比于巨大的身躯，他小小的脑袋则像是蜷缩在肩膀中央。每到中午时分，溥仪就会摇动铃铛，示意他已经醒来，那个相扑手，赤裸裸的像一条大胖虫子，就会像一座安静的小山那样，悄悄来到他身旁，用他女性般温柔的温暖臂膀，把他抱进卫生间，放到一个大理石浴缸中，浴缸中的水温早已调好，并且由相扑手本人根据一个德国制的温度计小心控制着，此人凭他的经验知道，任何微小的温度差异都会导致他狂躁的主子一种新的神经质发作。这时，在某种半睡半醒的状态中——就像有一天，溥仪对自己的堂弟讲述的那样，在堂弟面前，如同在所有人面前，他总是用